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玛丽亚 蓝眼睛

〔哥伦比亚〕伊萨克斯 著

〔墨西哥〕阿尔塔米拉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

玛 丽 亚

〔哥伦比亚〕伊萨克斯 著

朱景冬 沈根发 译

蓝 眼 睛

〔墨西哥〕阿尔塔米拉诺 著

卞双成 译

本民文  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玛丽亚 蓝眼睛

Maliya Lanyanj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金 城 造 纸 厂 供 纸

字数31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4 $\frac{1}{2}$ 插页1

199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02-001696-0/Z·168

定价 21.15 元

前 言

《玛丽亚》和《蓝眼睛》是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历来深受读者的欢迎和文学史家的赞赏。这两部作品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带有一定的异国情调，而它们那浓重的抒情意味，强烈的感情色彩以及感伤主义描写，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是一脉相承的。

事实上，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的继续和发展。十八世纪下半叶，卢梭打破古典主义的束缚，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浪漫主义风格。他的小说《新爱洛伊丝》有对人类感情的热烈歌颂，有对人物内心痛苦的细致描写，有对作者自身的孤独和忧郁的深刻表露，也有对自然景色的精妙描绘。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这种感情炽热、语言奔放、想象瑰丽的小说给当时的拉美文学带来了新气息。随后欧洲其他浪漫主义作品如圣皮埃尔的《保尔与维吉尼》、夏多布里昂的《阿塔拉》，以及雨果、拉马丁、拜伦和司各特等人的作品，也陆续传入拉丁美洲。这些作品深深打动了年轻的拉美作家们的心，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得到新的思想营养和艺术感受；他们联想到本大陆宏伟壮丽的大自然，本大陆的社会动乱和家庭悲剧，以及他们化为泡影的美好憧憬，这样就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产生了种种渴望和幻想。与此同时，不少拉美作家留学或流亡欧洲，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故乡直接

接触到浪漫主义作家和作品，深受这一文学运动的熏陶。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当然，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还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爆发了历时二十多年的独立战争，推翻了西班牙殖民者对拉丁美洲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的共和国。但是这些共和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推行民主制度，而是实行军事独裁，因而使国家重新陷入动乱和连年内战。经过三四十年的激烈动荡，各共和国才稳定了政局，社会趋于安定。这个时期的许多因素，例如人民对独立战争和内战的后怕，对自由民主的渴望，独裁者的残酷统治，知识界理想的破灭，以及随之产生的怀疑、失望和悲观情绪，还有拉丁美洲固有的原始、神秘、壮丽的自然景色等等，都为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植根于拉丁美洲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自然环境并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影响的拉丁美洲浪漫主义小说表现出了多种多样的特点和倾向。其中有的洋溢着政治热情和斗争精神，如阿根廷何塞·马莫尔的《阿马莉亚》，有的表现印第安人的生活和冲突，如厄瓜多尔胡安·莱翁·梅拉的《库曼达》，有的表现感伤情调和美好理想，如哥伦比亚豪尔赫·伊萨克斯的《玛丽亚》，也有的再现了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生活，如墨西哥伊格纳西奥·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的《蓝眼睛》等。这些作品代表了拉美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

《玛丽亚》(1867)以激动人心的感伤主义情调把当时方兴未艾的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推向了高潮。作者伊萨克斯因此赢得“拉丁美洲最杰出的作家”的声誉。

豪尔赫·伊萨克斯一八三七年生于哥伦比亚考卡省卡利城，童年时代他生活舒适，受到良好教育。中学毕业后进大学攻读医学，旋因父亲经商失利、家道中落而辍学，时值独裁者何塞·玛丽亚·梅洛当政，时局很不稳定，百业凋敝，内战频仍，伊萨克斯应征入伍，多次参加反对独裁者的战役。一八六一年父亲去世，他遵嘱回家照管家业，但他矢志写作，无意经商，遂将家业交给其弟，只身前往首都波哥大，投入名噪一时的文学沙龙“莫塞伊科”，并出版第一部作品《诗集》，初显才华。后因家境每况愈下，生活难以为继，他不得不另谋生路，受聘担任筑路督察，不久，染上热病，被迫退职返乡。从此，他便在风光秀丽的考卡河谷的庄园里开始了构思多年的小说《玛丽亚》的创作。但在《玛丽亚》出版后，他又放弃了文学活动，在故乡买了一处庄园，以图致富，挣扎了两年未果，随谋他职：曾任中学教育监察员、报纸主编、教师、士兵、政府秘书等，在人生道路上奋力拼搏，甘苦备尝，终于心力交瘁，穷困潦倒，于一八九五年逝世。

《玛丽亚》以男主人公的自述口吻写成。少年埃弗拉因和幼年丧母的表妹玛丽亚友情深厚。埃弗拉因后来去波哥大求学，六年后归来，惊喜地发现昔日的女伴已出落成美丽娴静的少女，在优美如画的田园环境中，两人产生了真挚热烈的爱情。正当这对情人沉醉于初恋的幸福中、憧憬美好的未来时，玛丽亚不幸患了癫痫病。为避免爱情的激动加重她的病情，埃弗拉因的父亲决定送儿子去伦敦学习。情人远离，反而加重了她的病情。当埃弗拉因闻讯赶回家时，玛丽亚已经抱憾长逝。

《玛丽亚》被誉为“真正的艺术品”是当之无愧的。首先，小说成功地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的形象。玛丽亚出身卑微，早年丧母，继而被父亲舍弃，由亲戚抚养成人。虽然得到抚爱，但毕竟

寄人篱下，享受不到真正的父母之爱，致使她从小多愁善感，郁郁寡欢。后来得到了爱情的欢乐，但无情的疾病却又为她未来的幸福蒙上了阴影。埃弗拉因离去后，她更是万念俱灰，只有安于命运，克制自己；她的言谈举止，目光神态，乃至一颦一笑，无不透出隐忍的苦楚。埃弗拉因心地善良，感情真挚，热爱生活，富有理想，对表妹的友谊和爱情始终如一。为了她，他不惜以一生的眼泪换取她一日的幸福；玛丽亚患病后，他对她的爱依然如故，毫不动摇。在这两个人物身上，真实地反映了处在动荡时代的哥伦比亚年轻一代的痛苦、惆怅和不安，难怪小说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景物描写上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作家都崇尚景物描写，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借景抒情，把景物拟人化。小说中展现的那连绵不绝的高山峻岭，绿草如茵的谷地平川和绮丽无比的田园风光，如诗如画地抒写了美洲苍茫、神秘、壮观、优美的大自然风貌。在描写中，作者总是把景物和人物的心境融为一体，把人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部小说具有自传性质。作者体验过幸福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但他的人生却充满辛酸、艰难和失望。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一破灭。他正是怀着甘苦掺半的心情描写了他幸福的童年、欢乐的青年、人生的坎坷和爱情的不幸。他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着力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对纯洁而真挚的爱情的强烈追求，借以抒发他对理想世界的执著追求和向往。可以说，这部作品既是作者对自己的一段幸福生活和坎坷一生的追忆，也是对他的浪漫主义理想的生动解说和展示。

小说在抒发对幸福爱情的追求的同时，也表现了欧洲浪漫主义小说的理想主义倾向。例如作品不惜笔墨描写庄园主同仆人和雇工们的平等交谈、亲热相处、打趣逗乐、欢笑歌舞的情景，充分反映了作者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想的追求。然而与严酷的社会现实相对照，如此美妙的场景只能是作者的理想而已。

伊格纳西奥·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是墨西哥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一八三四年生于格雷罗州蒂斯特拉城，是个出身卑微的印第安人。一八四九年被选送托卢卡文学院学习语言和哲学，后又在莱特兰学院攻读文学和法律。一八五四年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南方的反独裁统治革命运动。一八六一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法国军队入侵墨西哥，他随即参加抗击法军的克雷塔罗保卫战。共和国成立后，他创办了《共和国》和《复活》等五六种报刊和一些文化团体，致力于文化建设。后来还两度出任驻外使节。一八九三年病逝于意大利。

阿尔塔米拉诺在文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创办了著名的《复活》杂志，并使之成为维护民族利益、发展民族文化、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阵地，成为各种学术思想荟萃的场所，从而使墨西哥十九世纪的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对立得到了统一。阿尔塔米拉诺的文学创作是在紧张的社会政治斗争中进行的，主要作品是三部长篇小说，即《克莱门西娅》(1869)、《山区圣诞节》(1870)和《蓝眼睛》(1900)。这三部浪漫主义爱情小说都描写了政治斗争或战争，民族冲突或种族矛盾，再现了那个时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在艺术上比较注意塑造典型人物，语言运用上趋于通俗，风格也从牧歌式转向朴实无华。因此，阿尔塔米拉诺被

认为是墨西哥文学史上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代表作家。

《蓝眼睛》是作者的遗作，但其文学价值却超过了他的前两部作品。在作者这部小说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墨西哥生活轶事》，表明了故事发生的年代是在华雷斯总统执政期间。当时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内战刚刚结束，政府无暇顾及山区的盗匪活动。小说的故事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作品主要叙述两个少女的不同命运。美丽而奸诈的白人姑娘玛努埃拉爱慕虚荣、贪图钱财，在一个偶然的会与匪首“蓝眼睛”一见钟情，随即冷落了真心爱她的印第安青年尼古拉斯，与“蓝眼睛”暗中幽会，最后竟至抛弃老母，投入匪徒的怀抱。出身微贱的农村姑娘比拉尔是玛努埃拉的母亲的教女，她在尼古拉斯身陷囹圄之际，毅然向他表白了爱情，并竭尽全力解救他，最后两人终于幸福地结合。而落入匪窟的玛努埃拉非但没有得到幸福，反而惨遭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不久，政府军捣毁匪巢，“蓝眼睛”被处以死刑，玛努埃拉当场吐血而死。

小说包含着许多真实的成分：例如对立社会力量的矛盾斗争，内战和政治改革，匪徒们打家劫舍，残杀无辜等；主要人物“蓝眼睛”、清乡司令恰戈扬、华雷斯总统等也是实有其人。作者借助这一切展现了一幅真实生动的、充满种种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图画。因此被文学家称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但是，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还是浪漫主义的，如玛努埃拉对强盗的爱情及其幻想的破灭，印第安铁匠尼古拉斯对白人姑娘的追求及其幻灭等。

在小说中，作者的褒贬十分鲜明：他一方面无情鞭挞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强盗头子和轻浮傲慢、爱慕虚荣的玛努埃拉，另

一方面热情赞扬正直、朴实、勤劳、厚道的铁匠和善良、纯朴的比拉尔。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作者关于“墨西哥小说担负着政治和道德教育的使命”和“应该直截了当地表现道德观念”的创作主张。

小说的突出特点也由此而产生。这就是通过不同性格的对照刻画人物形象。一是把为人轻薄、充满虚荣心的玛努埃拉同朴实、安分的比拉尔对照；二是把性情暴戾、心狠手毒的“蓝眼睛”同自尊自爱、热心助人的尼古拉斯对照。故事围绕这两对品质和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展开，其间的矛盾冲突和每个人物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阿尔塔米拉诺在小说创作上惯常采用的表现手法，且运用得得心应手，十分成功。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拉丁美洲文学，充满了不同思想、不同流派的对立和冲突，这是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反映。而浪漫主义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现象，它曾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彩。《玛丽亚》和《蓝眼睛》只是这一文学流派中的两个不同类型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虽然不能概括拉美浪漫主义小说的全貌，但可以使读者对拉美浪漫主义小说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朱景冬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目 次

玛丽亚	1
蓝眼睛	317

我离家被送到洛伦索·玛丽亚·列拉斯博士开办的中学就读时，还是个孩子。学校在波哥大创办才几年，然而，当时在全共和国境内已经遐迩闻名。

临行前夕，全家团聚话别之后，我的姐姐走进我的卧室，默默地从我头上剪下一绺青丝。她一句亲热的话也没说，因为她早已泣不成声；转身离开时，她的几颗泪珠已从我的脖颈上滚落下来。

我哽哽咽咽地入了睡，似乎隐隐约约预感到日后可能要遭罹的诸多不幸。那些从一个孩子头上剪去的秀发，那种在生命力如此旺盛之际就表现出来的爱对死亡的戒备，使我的灵魂在梦中神游了我在朦胧中度过一生中最幸福时刻的一切地方。

翌日清晨，父亲将母亲的双臂从我那洒满泪水的头上挪开；姐妹们在跟我道别时，用她们的亲吻抹去了这些泪水。玛丽亚谦卑地等着，轮到她同我告别时，她嗫嚅地道着别，一边将她那红润的面颊贴在我因初尝痛苦而变得冰凉的脸上。

几分钟后，我随父亲出发了。他始终躲避着我的目光，竭力不让我瞥见他的脸。我们的马走上卵石累累的小径，纷乱的马蹄声湮没了我最后的啜泣。我们的右边是萨巴莱塔斯河，它那淙淙的流水声一时也变得低沉起来。我们刚要绕过一座小山

包——离家门不远有几座这样的小山头，凡有所盼望的人从那些小山上下来，从家门口就可以一眼眺见——时，我回首远望家门，寻觅我最亲爱的人儿，玛丽亚依然伫立在我母亲卧室窗前的藤萝架下。

二

六年过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八月末，我怀着对故土的眷恋，返回家乡。这是最后一天的路程了。我趁着芳香四溢的夏日清晨兼程赶路。天空碧蓝清澈：极目东望，只见那些依然迷迷蒙蒙的巍峨群山之间，浮动着一朵金色的云彩，仿佛几方被一阵爱情的气息吹得悠悠飘浮的女舞蹈家的蒙头纱；回首眺望南天，夜里遮蔽着远方山峦的雾霭，依然在苍穹下依依飘荡，流连忘返。在溪水纵横，绿草如茵的原野上，不时走过一群群美丽的牛，阻拦我涉过小溪。这些牛群正离开它们的栖息地，朝水塘或龙牙花竞芳斗艳、无花果树绿荫葱茏的小径走去。我的目光贪婪地盯着那被古老籐竹林半遮着视线的地方，盯着那些我六年前忍痛抛下正直和至爱的人们的庄园。此时此刻，令我心醉神荡的不是钢琴奏出的咏叹调……我呼吸着的清香是如此的沁人心脾，足可以和她那华丽服饰上散发出来的香气媲美；那些无名鸟儿如此悠扬的啼啭，伴着我的心房搏动！

面对眼前如此美妙的景色，我简直惊呆了。我曾以为对它的记忆始终保存在我的脑海中呢，因为我的某些使我的同窗好友们拍案称绝的诗章，至今在我的头脑中还留着淡淡的色彩。这

就仿佛在一间华灯通明，荡漾着愉快的旋律，弥漫着各种浓郁的芳香，回响着妖娆的女人们衣衫裙裾的窸窣声的舞厅里，我们遇到了在十八岁这种年头所梦想的那种美人；她那一闪即逝的秋波烧灼着我们的额头；她那娇滴滴的声音，霎时间，使得其他一切传入我们耳畔的声音都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所到之处，她身上的鲜花，在身后留下缕缕令人难以捉摸的馨香。于是，我们便陷入心醉神迷，身软骨酥的境地：一时间，我们的声音不由自主，我们的耳朵听不见她的声音，我们的目光也不听使唤；然而一俟神志清醒，过了几个小时，她的情影重又回到我们的脑海中，这时，我们便情不自禁地低声吟唱赞美她的颂歌。正是这个女人，连带她的声调、她的目光、她那走在地毯上的轻盈步履，这一切的本身，就是世人也许会以为是理想的赞歌。考卡的天穹、地平线、草原、峰峦也正是如此，使得观赏它们的人无一不为之惊得目瞪口呆。造物主创造的美不能同时受到观赏和歌唱：因记忆不忠而变得苍白的它们必须重新回到心灵中去。

黄昏落日前，我已经望见坐落在山麓上的我父母的白色住宅。我一边朝家走去，一边用急切的目光默数着那一簇簇的杨柳和甜橙树。不一会儿，我透过那些树木，望见从各个房间里射出的灯光来。

我终于吸呼到从小看它成长起来的小果园那永难忘却的气息。我那坐骑的铁蹄踏上庭院的石铺地面，踩出点点火花。这时，一声难以言状的叫喊传入我的耳中，那是我母亲的声音：她一把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前，顿时，我的眼睛感到一阵模糊：那是一种使纯洁幼稚的天性感动激奋的至高无上的幸福感。

我竭力辨认着站在我面前的姐妹们；当初我离家时，她们还

都是小女孩，如今却个个亭亭玉立，出落成大姑娘了。玛丽亚正站在我的身旁，长着长长睫毛的宽眼睑遮掩着她的眼睛。当我的手臂从她肩头滑下来，无意中碰到她的腰肢时，她的脸不由得羞得绯红；我刚对她亲昵地说出第一句话，她便莞尔一笑，眼里依然噙着泪花，就象一个刚得到母亲抚爱而停止啼哭的孩子。

三

八点钟，我们去餐厅用餐。餐厅位于住宅东部，环境十分优美。从那里望出去，映衬在晴夜星空的光秃秃的山峰历历在目。荒漠上的和风，卷着果园里的清香悠悠飘来，戏弄着我们周围的玫瑰花。微风阵阵，不时送来潺潺的流水声。大自然仿佛在展示她全部夜景的丰姿，来迎接一位友好的宾客。

父亲坐在上座，让我坐在他的右首，母亲照例坐在他的左首；其他的姐妹和孩子们便不分席次，随意就座。玛丽亚恰好坐在我的正对面。

我离家求学的那几年里，父亲的头发白了许多。他满意地望着我，脸上挂着既俏皮又温柔的微笑，那种我从未在别人脸上见到过的微笑。母亲的话不多，此时此刻，她比在场的任何人都倍感幸福。我的姐妹们再三请我尝尝她们亲自制作的点心和奶油；每当我对她们中的某一位说上一句恭维的话语或投去一瞥端详的目光，她的脸就会飞起一抹红晕。

玛丽亚竭力躲闪着，不让我看到她的眼睛；然而，有那么两三次，当她无意中与我目光相遇时，我还是得以欣赏到她那个血

统的女性的眸子里所特有的异彩和美丽；她那丰润、殷红、倔强、可爱的朱唇偶尔露出两排精巧漂亮的玉齿。跟我的姐妹们一样，她那浓密的深栗色秀发梳成两条辫子，在一条辫子的蒂部插着一朵肉色的麝香石竹花。

她穿着一件近乎蓝色的薄麦斯林纱上衣，只露着部分紧身背心和裙子，一条绛紫色的细布大围巾遮着她的胸部，直至粉白细腻的脖根儿。当她将俯身夹菜时滑到胸前的辫子撩到背后去的刹那间，我瞥见了她那只优美转动着的胳膊的背部和象女王一般精心保养的纤手。

晚餐用毕，仆人们撤去了桌布；一个仆人祈祷了一声“我主啊！”他的主人们接着喃喃地作起了祷告。

我和父母畅谈起家常。

玛丽亚抱起在她膝头睡去的孩子，我的姐妹们跟着她朝卧室走去：她们十分钟爱玛丽亚，争享着她的柔情。

回到客厅后，父亲吻了吻女儿们的额头才离开。母亲要我去看看为我安排的房间；姐妹们和玛丽亚此时已不再那么拘谨，很想瞧瞧我对她们精心布置的房间会有何反应。我的卧室位于屋前回廊的尽头：房里只有一个窗户，距室内地面约一个桌式柜那般高；窗扇敞开着，繁花似锦的玫瑰花从窗口探进来，恰好点缀着桌面。桌上摆着一只精美的蓝瓷花瓶，里面精心地插着白荷、百合、石竹和从河边采来的深紫色的牵牛花。雪白的罗纱床帷用玫瑰色的宽丝带系在床柱上；幼年时作为祭坛用的小圣母受难像，出自母性的体贴入微，挂在床头附近。室内还有几幅地图，几把舒适的椅子以及一套漂亮的盥洗用具，此外，再无其他的陈设。

“这些花儿真美啊！”看见从窗外探进来的鲜花和花瓶里插

着的花，我情不自禁赞叹道。

“玛丽亚一直没忘记你很喜欢花。”母亲说。

我将目光转向玛丽亚，对她表示感谢。这次，她似乎在竭力地承受着我的目光。

“玛丽亚，”我对她说，“劳驾你替我保管这些花吧，因为睡觉时在房间里摆花是有害的。”

“真的吗？”她回答，“那我明天再把它们放回原处吧。”

她的声音是多么甜蜜呵！

“这样的花很多吗？”

“多极了；每天都能换上新鲜的花。”

母亲拥抱过我之后，爱玛跟我握了握手。玛丽亚将她的手在我手中滞留了片刻，象童年时代那样对我嫣然一笑：那是只能偶尔在拉斐尔^①画的圣母的脸上才能见到的、我幼年时钟情的那少女的甜蜜的笑靥。

四

我安宁恬静地沉入了梦乡，就象孩提时，仆人佩德罗讲述着美妙动听的故事催我入眠一般。

我梦见玛丽亚走进来更换我桌子上的花儿，临走之际，她那轻飘飘的印着点点蓝色小花的麦斯林纱裙在我的床帷上轻轻地蹭了一下。

^① 拉斐尔(1483—157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